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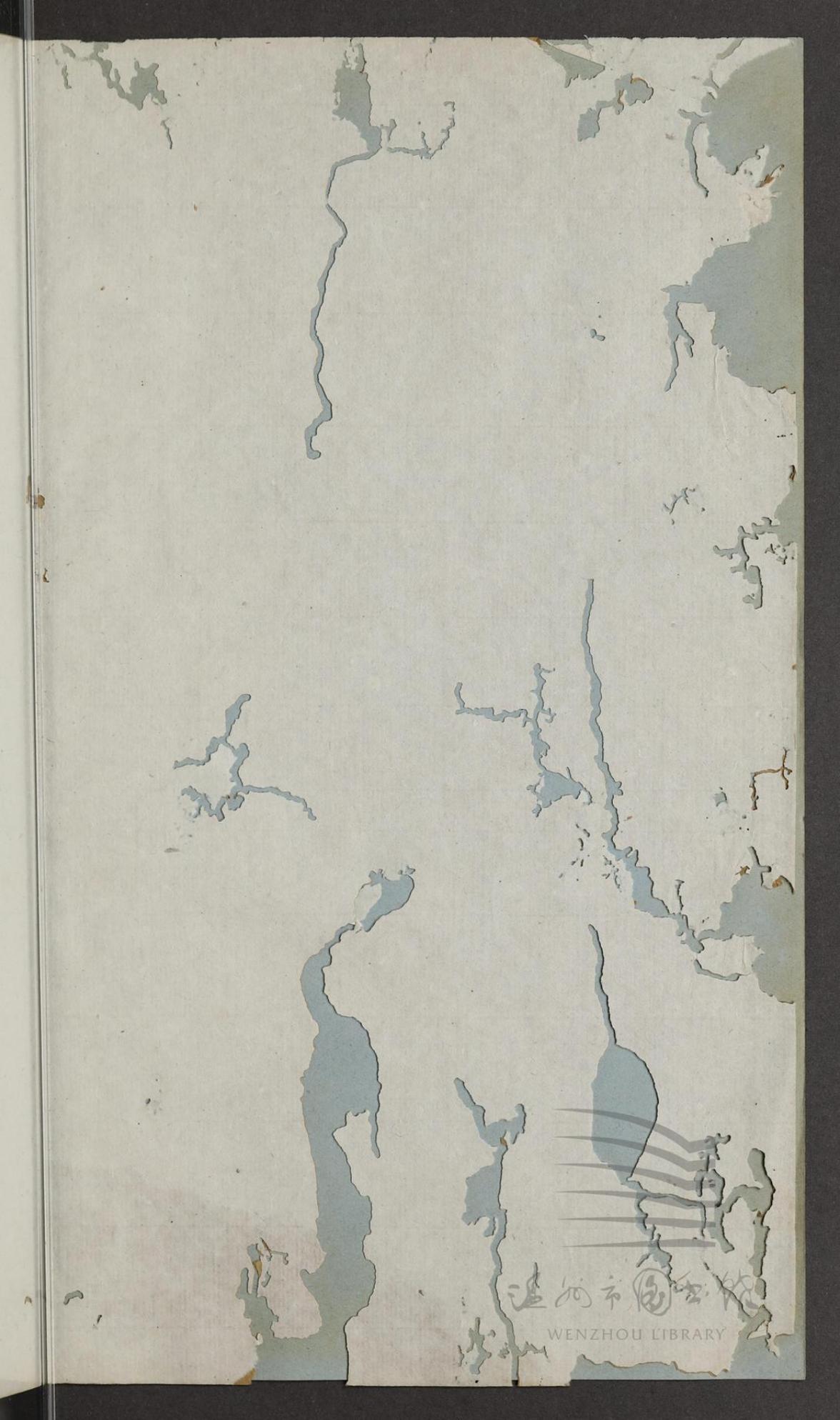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起  
存  
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卷之十五

五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吳郡

經國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

熹又奏

朱熹請罷講和之議  
言制御夷狄之道不在威強在德業不在邊境在朝廷不在兵食在紀綱  
王質言規恢之商謀

王質上言略曰自岐亮殞亡葛裒墓立為葛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為終不可圖也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



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裒已叛。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裒覆車之鑒也。葛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奔河南。陷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裒。勿奔河南。已而削臣禮。毀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於奔要害之

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

進師遂脇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裒謀

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啖我以為和勢稍亟

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嚙我以為和於是僅

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

艱也葛裒之被袞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

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

裒初年金人已有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

和之效也故葛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

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弃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

決混一之計。大從五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  
夷變夏。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既  
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  
而始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  
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  
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  
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  
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  
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

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鼉作鱗。吞也。風濤忽起。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如。彼。葛。裒。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與。南。師。何。者。其。

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亮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亮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亮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亮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

而吾當撓之。使彙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倘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中原之情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焉褻之庸。豈比岐亮。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襄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謀。

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鷙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開。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

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寔久則寔多。寔廣則寔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卽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任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

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靡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於五國之間。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進而歸。苟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諸戎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猶鼠之相

乳。蜈蚣。蛙。蛇。之。同。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爲。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爲。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氏。之。復。興。而。晉。又。滅。之。符。氏。爲。氏。而。羗。滅。之。復。興。而。羗。又。滅。之。姚。氏。爲。羗。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陵。蹙。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尾。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

蓋士猶用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

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之時今將五

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駁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徵稅之法。旣而嘆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漚自靈帝以後。而南北

王。南。爲。蘇。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

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  
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兩蕭氏。爲陳氏。唐  
自昭宗以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  
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爲百有二年。而其間  
撫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謂國非其  
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  
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一年。  
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  
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

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  
復爲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  
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  
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符  
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  
器。痛恨其逆。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此華人  
真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  
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  
也。爲我毀族。爲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

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闕然  
敢於我而無所効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  
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  
難下也中原難不當在它時日愈久則情愈衰  
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讐此則中  
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  
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  
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闕故涿易二  
州之外其餘皆恣然也它時中原故應有此氣

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它。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確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偽不敵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

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確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

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畧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於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必須爲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

積苦且欲置覲。尋公孫述二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况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施高卧。置此賊於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

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為大學正。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

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  
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  
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  
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  
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  
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  
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  
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今

而未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恢未立。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即勃然。

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

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

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

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質又奏畧曰。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

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

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

論利害之際  
不宜輕喜驟

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  
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  
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  
代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  
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秦  
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  
而齊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  
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一國者其  
初未嘗有致強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

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爲善謀國者，尋  
問而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  
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  
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  
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  
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弃地  
有三：或不能有而弃，或無所得而弃，或交相易  
而弃。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  
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

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  
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  
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  
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  
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閭  
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  
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  
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  
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

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

論拉沙田籍  
銅器爲不知  
利害

之素定而器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絲餘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質又奏曰。天下之利害紛紜反覆於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

皇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王深謀之挑李虜。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旨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饑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

與勁虜角必敗黠虜曰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  
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  
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以能緩急調運河隴  
旣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追餽輓縱得無用嗟  
夫有誅虜之使而不進有待地之勢而不取此  
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  
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虜而生費  
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它人  
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

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始不過十數萬而江淮浙西之民谷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於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

重淮重商

質又上固本論其一曰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

之曰前二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富

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鑰於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樊墻而分兩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夷虜戎馬之氣。雖符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於一擄。率阻於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脆敵矣。衝蕩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遂巡退避。若不可以終困。故臣以

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

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

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

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

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以蔽江

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

軍駐建寧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

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相急上下數千里聚

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先於

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先於

淮非以爲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於前而待  
之於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閑。蓋軍旅之中  
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  
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  
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  
之實。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不驚。此不可  
以不熟講也。今兩浙九州郡之卒。亡者不補。而  
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  
衛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舉

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於江西而波流於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若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士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厲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

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

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習之以爲養土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釁。不可使褊夫處之。褊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褊。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其二曰。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

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  
憂。而將帥專制之爲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  
孫述李雄。偶起於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  
自正朔。蓋其適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  
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劔閣。縱橫  
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  
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  
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  
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

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必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皆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故盜賊卒然起於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於柔忍朴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

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  
於爲害。故唐之崔寧韋臯皆積累歲之久。遂擁  
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  
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  
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帝。大而  
爲王孟。凡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而者。此臣之所以  
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習其初始有一時之  
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  
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官以之習熟其名。

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  
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  
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  
其所畏。假之以只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  
其姦。重誨納涼師之兵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  
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夫圍虎豹於一閑。跳跟  
奮鬪。乃所以趣其闕。擬刃於人。曾手足不疾。應  
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圍虎豹於一閑。而重  
誨之策。則擬刃於其曾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

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於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於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恤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

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  
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  
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  
爲專制者資耳。

袁說友上規  
恢三事

袁說友上規恢三事：一曰毋露機，二曰毋較禮。

三曰毋輕敵。

說友又上五說

又上五說請  
首以闕廣爲  
重

文王土正銷

三日世殲銷

文王土正銷三日世殲銷

文王土正銷

文王土正銷三日世殲銷

文王土正銷三日世殲銷

文王土正銷三日世殲銷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六

吳郡

經國

宋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奏略曰虜不可以

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捷懶之還

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

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

之也顏亮雖威脇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

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

道請受四  
以改五不  
則二陵之  
必被改竄  
之半必復

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陛下感忿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然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

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  
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  
至。又不過責悔割三墳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  
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  
是三役者。可謂覆二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  
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罰國家遂爲之  
包容垢耻。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  
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旣和。則絀損不輟。冊命  
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順陛下威靈。遠揚始

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北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竊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

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之  
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  
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  
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雖然此猶小人之論  
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  
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  
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  
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  
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

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乞無定策。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今環視諸臣。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黠卒。遽自負爲有勇。其

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克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

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之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

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餘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

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也。昔國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天抵經總制錢爲州之

日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膏草水  
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惠苦又爲特甚天下之  
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而支費常不足。蓋財  
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  
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  
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  
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  
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  
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

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且也。夫以官聽吏。疲爽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

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大廢不用。

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大廢不用  
人而在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失此舉天下施  
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  
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  
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視  
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品  
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  
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缺名實日喪風俗  
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材任法之弊遂至於

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知人之難爲不可者  
者五也陛下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大  
義誠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  
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雖臣之在內者進  
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  
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  
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常順  
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  
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旣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

其一其二皆  
言不盡天下  
之慮終失天  
下之計  
論親征未可  
以制勝

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  
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人求  
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祖宗之地  
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慮矣期年必奮三  
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讐必格講和之曰二  
復不越此矣

適又上始論

適又上親征論曰將求今世之奇謀必先黜今  
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說待三曰待時何以

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關於變革災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有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靡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人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其其

紉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  
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  
自衒。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旣成。當靖康  
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  
弱異勢。不可復用。稅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  
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  
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  
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  
非能知其所以不伸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

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卽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火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

誤天下國  
其甚於待  
行之虛論

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  
形未可決也。

適又上息虛論略曰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  
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  
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違時而求以  
自為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  
之間接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  
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羣  
臣之欺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其

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耶。及陛下按兵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

論財兵以多

為累莫若少

之法度以密

為累莫若疎

之紀綱以專

為累莫若分

之

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為累。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

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二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五千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夫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

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  
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闕一日  
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而不能制。又  
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今內外  
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  
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  
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  
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

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順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一適又論紀綱。其一曰。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

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夫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雖以功

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  
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  
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爲一國。則  
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  
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  
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紀綱  
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爲失。  
而不以弱爲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爲失。夫強  
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

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係服單于。而臣妾之。豈夫感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

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

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兵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雜混并不分緩急不辨

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  
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其二曰。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  
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  
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  
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  
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  
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  
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

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宙之善謀。遵用

而不見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不可安者焉。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四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重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

之末。真宗幸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比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技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口不可動。爵祿恩意。參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於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銷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

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  
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  
蓋雄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  
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大甚之故削損已  
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  
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  
撰次符瑞爲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  
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世之獨得也奚  
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

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考載籍。非不燦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其三曰。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憤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旣而屢出屢敗。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

擿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論議。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鬪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

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强，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乎？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

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方圖靈武  
連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  
爲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  
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  
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  
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  
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  
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療之危  
疾。雖四分總管以固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

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一池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老不按九洲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筭

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  
可得乎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令  
天下之事所以窮數十百萬言而不能決也其  
四曰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  
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  
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  
騷動天下議者蠡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  
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富  
守舊命使祈請目足以苟延歲月旣而有維揚

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  
宜撫處置之各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  
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  
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  
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  
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  
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殄群寇。江  
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  
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

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功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讐。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一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

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  
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  
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  
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  
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  
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  
治不定。則夫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  
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  
舊將之。于弟部曲。以決得爲親帥。而將不知兵。

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塗。轍而已。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之所謂必盡

論不惜財不  
吝權然後可  
以立大功

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適又上終論

其一略曰。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半。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咸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所謂不正之歛皆無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其國用所取給。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帑

封樁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歛。而以代戶部  
四總領之用度。明德光耀。自兩漢以來。未有  
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  
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  
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  
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然後分兩淮江南  
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  
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地。以植立之  
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

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各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之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其二略曰。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

廷治廂禁軍  
弓子土兵而  
寬州縣

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創之兵也。竭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子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統制。召舊帥歸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

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隋。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

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  
問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動。以  
疑於亂。若此者。在用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  
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  
而二年之外。收其効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  
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士兵而寬州縣。宜  
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  
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  
之衣糧。使各自爲其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

復給又散禁軍。天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  
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郡。  
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土教。散而雜  
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  
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  
久將稍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  
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  
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  
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

冬而教。春夏則否。不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  
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  
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  
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  
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  
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  
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材多  
矣。不若今此之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  
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

而易吾兵之  
布弱勿譽虜  
之精銳易吾  
今之玩侮勿  
譽虜之明信  
易吾規畫之  
苟簡勿譽虜  
之密嘗

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  
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  
滅虜。而何所用哉。

其三略曰。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  
外事難論也。故臣欲先玉門之內。而及門外  
外。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恠士夫  
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伏弱者何也。謂阿骨打  
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而  
故本朝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某部

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常交鋒。輒以敗亡。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王。令而幹離不剌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

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而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

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巳。何也。譽虜以脇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此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幹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旣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末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湖舟楫爲何物也。空

論大猷勝之  
之道在以實  
心慮以志勝  
以力勝口

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  
廢而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  
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  
死者也。何乃疑。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其四略曰。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  
勃罕者。生於東北窮小之遠夷。非素有兼天  
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餓  
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  
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

以覆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虜  
無劉石鮮卑氏羌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  
久起窺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  
於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  
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  
十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  
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  
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  
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

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  
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臯。始稍懼我。  
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  
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  
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  
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  
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  
年以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  
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

區夏移都舊汴。南臨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曾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茫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退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思燕之樂。旣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

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  
 又艱和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  
 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  
 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氏羌之勃對不侔  
 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

請方於今日  
 管事勿  
 恢復之空談

其五略曰。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  
 姬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  
 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  
 去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

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  
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耶。  
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  
智勇未足以服人。感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  
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  
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  
去則退而安。名曰駐驂。而浚尤爲無統。光堯  
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佑陵之  
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糈

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  
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  
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  
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  
狂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  
實無措于足之地聚兵淮上則祖述范仲淹  
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  
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  
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二說則雖在

潰散人情推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  
尹稽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  
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  
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  
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羞遣而  
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  
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  
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  
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

啗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恠者。特惠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費用郭樂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其大鑒曰。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

力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

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合。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兵。足以滿之矣。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

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闕，耀威河南，常事耳。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且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况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

信力行

策中原者乎。

其七略曰。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半焉。以蜀爲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以淮當梁汴。而未取梁汴也。又以汾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

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  
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  
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  
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  
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  
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  
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論行。弱  
勢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  
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

首奮勢大正其綱紀。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  
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時度時之論。而商  
浩諸庾屢謀北方。桓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  
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  
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情無能之人。  
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  
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  
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  
之實。解膠固。伸擊縮。先有以慰天下之心。然

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

知桂陽軍陳傅良擬奏事劄子

陳傅良論人心不起憂在

子孫

王之望請復

陝西

戶部侍郎王之望奏畧曰。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虜最遠。控帶關河。內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守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拯後艱。若以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

而靳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相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虜雖猖蹶。亦無能爲。若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陝西旣得。則置宣撫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

其力自全而不爲蜀累。邂逅有警，則下甲而出，  
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  
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惟  
稍出蜀練，增印錢引，以募糴於陝西，便足辦經  
費。天下之利也。昔楚靈王窮兵桀虐，民不堪命，  
取陳蔡，取不羹，又將伐吳，爲乾谿之役，楚人立  
子干以入郢，王師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干  
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爲弃疾所圖，弃疾旣篡，未  
獲所安，乃盡反陳蔡不羹之封，其國始定。五

請待軍

以一體

張良祐言遣

使乃啓豐之

端

張孝祥論謀

不一之患

請務遠略不

求近功

熊克奏備守

之計

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

司農卿李椿上奏略

吏部尚書陳良祐奏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謀國欲一

孝祥又上奏

校書郎熊克奏曰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

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

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

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

奏義

卷九十六

三十八

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效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驅。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管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廢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招削。帝嘉其有志。

卷之六

屯田員外郎林栗上封事曰前日之和誠為

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

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讐而事

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于無唐鄧則荆襄

有齒寒之憂無泗淮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

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

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且

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

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為今計宜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范成大言曰  
力國力人力  
有限  
陳敏請修楚  
州城池

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

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裏。

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

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

犬羊之使乎。

知處州范成大上疏

時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

敏上言曰。金兵數出清河。必

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

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七鶴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願即改習意

秋夫兩部之此則九言之變然實為商陳行金

發機北賦舉登子歸既既輝謝以人大巧南

新燕云其卦發狀戰回珠絲自數昔風世宗自

五答謝狀俄整既瓦水人長離自正所而不

五並非衣谷正部亦無味然其並而大以不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九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七

吳郡

刪正

經國

宋光宗紹熙四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

寧宗時張浚楚州回奏

葉適上奏

適又上奏略曰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鬪而天祚無戰不比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六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

呂祖儉請圖

回內修外攘

之實事共致

祈天永命之

極功

張浚請明正

表儀急收人

才

葉適請條目

先定持於

安

預備成後動

守安後戰

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况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

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家。灣。又。勝。於。順。昌。柘。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爲。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爲。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孰。慮。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

請行實政三

專一經營瀕

海公漢諸郡

二精練四處

御前大兵二

習試四方大

小人材

請詔國用司

減入額定出

費

適又上奏

適又上奏略曰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

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

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

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

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

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

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足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

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蒲平理傷殘之

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  
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日。大。者。十。數。  
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多。財。本。以。  
富。國。財。旣。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旣。加。  
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臣。謂。國。家。之。體。當。先。  
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  
爲。蠹。國。審。矣。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略曰臣竊聞女真以達觀

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鞞之圖  
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  
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  
帶之水。以趣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爲  
戰場矣。使達鞞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  
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  
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  
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

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縢。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旣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

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目以壽張豈以朝廷之  
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傳  
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  
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  
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  
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  
足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  
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國家南渡駐蹕海  
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迨僅

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  
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  
上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  
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唐湖  
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  
罪所爲上通於天也。今豺虎鬪於中原。狐狸嗥  
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  
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  
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

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  
日旰昃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  
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  
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  
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  
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  
和親。光武旣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  
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  
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

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爲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

願誕頒明詔。以虜徙而南。寢迫吾國。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

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  
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  
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  
疇不齎咨臣願明勅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  
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  
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  
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  
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  
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

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缺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候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

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甘茹柔。積習成痼。君  
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  
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  
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  
俛首生心。奴顏婢膝。而今奉賊稱臣之人也。疆  
力斂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呼君賣國之人也。爲  
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怡憂之欺。以  
逢其君。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  
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

止於兵闖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  
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  
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駭聽因諸  
闖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敢  
闖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  
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哀颯靡涼不足以肅軍  
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  
爲帥闖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  
知戰以將與敵闖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感近

原赤子之心。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

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爲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茶，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墾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

守之地哉。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邕泰危，而江淞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庫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

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出，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

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闢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關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今江陵建業。雖有制閘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幾事。多不即知。

言當世之故  
五事

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若有異材，何由  
布。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  
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  
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  
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  
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

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上奏

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竊惟國家之於金  
虜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

得已以太在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

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

里。甚於夫差之時。雖粗群盜。四面交攻。無

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

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

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

也。按兵堅壘。以固吾圉。止使敵兩難。絕虜

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窳。安江沱

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

於茹肝涉血之深。佐若謝玄之助。符丕此  
下策也。

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黠覲者類

曰猖獗小夷。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藁爾

姦孽。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

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

今中原士民。僂僂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

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

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

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  
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  
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

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  
虜存亡爲我欣戚。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  
群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北有日矣。誠使  
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  
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  
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

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  
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  
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  
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  
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溺於數術者。猥曰五  
亡爲畏。則大執舉矣。

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  
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  
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  
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  
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溺於數術者。猥曰五

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  
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夫漢之肇  
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  
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  
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  
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

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  
氣也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  
也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

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贊而禁  
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  
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  
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  
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  
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箠天下之口。浸淫既  
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  
莫敢言其故。蓋可睹矣。間者加命之出。外  
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

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

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

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

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

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

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

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

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美。

以異此。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誣言。

言領民五事  
一增圍結禁  
軍之糶合一  
路爲一萬二  
千人二樣  
國江而於江  
司武昌江而  
於鄂司分兵  
防守三瞰湖  
爲城砌城而  
以防滲漏作  
新築溝以通  
水道用夜叉  
本以壯城骨  
四論總管路  
一州鈐將副

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德秀知隆興府。上便民奏略曰。大江之西。縣地  
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面。實當光黃  
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遂密。跨越三路。姦  
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  
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  
職者。皆當以治兵爲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  
兵爲急。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哀兵大選。群能  
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

奏議

卷九十七

十五

都監與押不  
宜以宗戚

門國信所堂

部吏為之

通青鹽於

外南安軍

表燮論治蜀

急務存六一

階成和鳳為

垣墉二人材

三軍賞四爵

戰五防變六

良吏

與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使。使整治城郭。

結軍伍。威聲懋然。群盜相繼敗降。故今所陳一

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

表燮論蜀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七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